

要像感谢赫鲁晓夫一样感谢布什



吴海民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纪实文学

梅西脸上的阴云好像被一阵风突然吹散了。14日的梅西已经不是13日的梅西。顽固不化的梅西不存在了，灵活务实的梅西粉墨登场了。

这时候，一直躲在谈判幕后的希尔斯也出场了。她约见吴仪，在小范围会谈中暗示，美国方面愿意与中方达成协议，但要求中方进一步作出让步。吴仪拒绝了她过高的要价。

希尔斯又第二次主动约见吴仪。同时，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也约见吴仪，透露了布什政府对这场谈判及整个中美关系的立场，希望在双方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这就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尽量达成协议。中国方面很看重这场谈判。因为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产权的范围。如果谈得成，不仅打破了美国扬言的15亿美元的制裁，同时也打破了美国自1989年以来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其中还有一个具体而重大的因素——按照计划，李鹏总理将于今年的6月抵达美国，到联合国进行访问。如果谈崩了，这次访问就很难成行。而这次访问对于中国重新返回国际舞台至关重要。

中美双方都希望谈成，而且必须谈成。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如果说，谈判就是顶、磨、拖、让的话，现在已经到了该让的时候，不能再顶了，也没有时间磨和拖了。

华盛顿，中国代表团驻地，吴仪连夜召开代表团内部紧急会议。会议的议题既简单又严肃：中方要不要从原有的谈判立场后退一步？这个问题反过来，就是：中国要不要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上前进一大步？

对一场双边谈判来说，单单具有谈成的政治意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体解决双方的诸多分歧。美国方面有点着急了。他们觉得在谈判桌上不能解决所有分歧，就通过外交途径直接向北京施加压力。1月16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紧急约见外经贸部副部长佟志广，声称：中美双方只剩下最后一点分歧，希望中方能作出让步，以使协议顺利签署。佟志广则坚持说：这是美方的过分要求，中国不能同意。

于是，最后时刻到来的时

候，双方仍然在僵持着。

焦点越来越集中在有关药品化学制品专利的专有权追溯年限和保护年限上。中方承诺，从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考虑，对美国企业来华投资转让或使用的美国药品、化学物质专利，有条件地实施行政保护。美方赞赏中方的灵活措施，但在保护的年限上双方各执一端，中方提出五年，美方要求十年。

仅仅为这个年限问题，差不多就争论了一天，双方僵在那儿动弹不了。

休息的时候，善于打破僵局的段瑞春找到吴仪，说：“我想给您说句话。目前，双方立场是‘一五、一十’，僵持至今，形势严峻。能否主动打出一张牌，再让两年，七年。这样，代价并不大。但是，一来显示我方仁至义尽，二来也给美国人一个台阶的台阶，估计他们也在寻找让步的途径。”

吴仪说：“好吧。派几个代表去继续跟美国人磨吧。我们马上给国内打报告。”

双方经过授权各自再让一步：七年半。但起始时间缩短半年，取得平衡。

此时，无论是北京的中南海，还是华盛顿的白宫，都在紧张地等待着谈判厅里传出的最后消息。中美两国各主要新闻机构都作出了应急处理，或留下了版面，或空出了播出时间。

华盛顿和香港等地的股票交易厅里挤满了炒股的人群。中国东南沿海众多服装企业和制鞋企业的经理们随身带上了收音机。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等大型企业集团的董事会会场上打开了电视机。太平洋两岸的海关也在紧张地准备制定新的调税方案。千千万万人都在等

待着同一个消息。

这时候，谈判厅里还在继续争吵。讨价还价阶段的争吵结束了，对照文本阶段的争吵却开始了。

按照双方的商定，谈判结果以一份《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的方式确定，由吴仪和希尔斯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事先，双方根据谈判内容各自草拟一个备忘录的文本，即中方拿出一个中文文本，美方拿出一个英文文本，再互相交换进行对照修改。但在对照修改文本的过程中，双方的分歧又在许多条款上出现了。

同一时刻，美驻华大使喜形于色地说：“现在大家至少可以松一口气了。”据说，他刚刚接到美国IBM等跨国公司驻京代表、美国商会领导打来的电话，他们对谈判没有破裂感到由衷的高兴。芮效俭说：“对美国飞机公司、农场主们来说，双方达成协议更是一个好消息。协议对中国也是有利的，这对维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以后加入关贸总协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代表团回到北京。然而，吴仪的心情并不轻松。

在代表团回国后的内部总结会上，她讲得更多的是自己的担心。担心什么呢？谈判中的让步是不是太多？特别是在专利保护上作出的承诺会不会对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影响？

这种心情，就像是打了一场大仗后清点战场时的心情，虽然取得了大胜，但指挥作战的将军突然发现己方也有战士阵亡。尽管这种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将军的心情却变得沉重。

代表团的其他同志都劝说吴仪：“历史会证明，你做的是对的，是在关键时刻、关键的问题上为国家立了大功。”

“‘这种’和‘该’是一个意思。”

美方：“NO, NO。在汉语中，‘这种’的外延比‘该’大。”

双方为这一字之差争执了好长一阵子。最后，“这种”改成了“该”。

直到17日12时，《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才举行。中美双方的谈判代表一个个都显得非常疲惫。但他们又非常兴奋，用几天来剩下的最后一点精力对协议的签订表示祝贺。

同一时刻，美驻华大使喜形于色地说：“现在大家至少可以松一口气了。”据说，他刚刚接到美国IBM等跨国公司驻京代表、美国商会领导打来的电话，他们对谈判没有破裂感到由衷的高兴。芮效俭说：“对美国飞机公司、农场主们来说，双方达成协议更是一个好消息。协议对中国也是有利的，这对维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以后加入关贸总协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代表团回到北京。然而，吴仪的心情并不轻松。

在代表团回国后的内部总结会上，她讲得更多的是自己的担心。担心什么呢？谈判中的让步是不是太多？特别是在专利保护上作出的承诺会不会对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影响？

这种心情，就像是打了一场大仗后清点战场时的心情，虽然取得了大胜，但指挥作战的将军突然发现己方也有战士阵亡。尽管这种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将军的心情却变得沉重。

代表团的其他同志都劝说吴仪：“历史会证明，你做的是对的，是在关键时刻、关键的问题上为国家立了大功。”

吴仪这才露出了笑容。

[内容简介]

本书再现了纠缠中美两国十几年的知识产权谈判风云，解密文明战争背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争斗，展现了铁娘子吴仪的风采和性格，也对大国之间政治较量和经济博弈做出深刻的描绘。

[上期回顾]

这场谈判实际上就是邓小平与布什下的一盘棋。而种种迹象表明，布什政府形成了政治决定，准备与中方达成协议。于是，谈判桌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开始轮到美方着急了……

黄立德回国认罪



当代小说

东南亚热带岛国。黄立德和刘闯坐在别墅客厅的沙发上，刘闯拿着铃声大作的手机，说：“是忆江，接不接呀？她和郑岩今天要去度蜜月的……”

黄立德咬牙道：“把手机关了！”

刘闯有些担心地望着他，说：“黄先生……”

黄立德喃喃道：“他们不能去度蜜月了，我对不起女儿，我对不起她……”

翌日，朱伯勤在工作台前聚精会神地画着一个大罐的纹饰，黄立德在一旁观看。朱伯勤扭头扫了他一眼，发现他走神了，不禁诧异地问：“哎，你想什么呢？”

黄立德愣了一下，突然道：“哎，你想不想看看你儿子的结婚录像啊？”

朱伯勤立刻问道：“有吗？！在哪儿？”

刘闯把一张光盘放进机器里，机器开始发出声音。

电视上出现了郑岩和黄忆江的婚礼场面。朱伯勤的目光立即被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荧屏。

黄立德时而看看朱伯勤，时而看看录像，有些心烦意乱，终于开口道：“你看吧，我先出去了。”

朱伯勤的全部心思都在录像上面，头都不抬，只是摆摆手。

黄立德叹息着离开。

公安局里，黄忆江麻木地坐在桌子前面等待着。门开了，刑警队马队走进来，说：“小黄，让你久等了。”黄忆江低着头无动于衷。

马队在桌子后面坐下，黄忆江还是低着头一声不吭。

马队说：“小黄，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你事先确实不知情，所以你的嫌疑基本上排除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取消对

你的限制，你可以自由行动，即便是去外地也没有问题了……”黄忆江没有任何反应，马队看看她，接着说：“我们已经确认，你父亲逃到了东南亚某国，由于我们双方还没有建立引渡协议，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但我们会考虑其它措施……如果他跟你取得联系，我们希望你能做他的工作，让他认清目前的形势，作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黄忆江仍旧沉默不语，马队无奈，说：“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

黄忆江站起身离开审讯室。

郑岩在公安局大门口等待着，看见黄忆江从警务大楼中慢慢走出来，急忙迎上去，明媚的阳光下忆江显得格外憔悴。

郑岩担心地叫了声：“忆江……”黄忆江呆呆地看着郑岩，突然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刘闯拿着手机急匆匆地来见黄立德，说：“黄先生，忆江，忆江病了……”

刘闯把手机交给黄立德，让他看郑岩的短信。

“忆江最近压力太大，吃饭很少，今天去公安局接受调查，一出来就晕倒了。我刚把她送到医院，医生检查过问题不大，但是以后要注意。”

黄立德稍稍沉默，叹了口气，说：“我把所有的人都害苦了，只要我一天不回去，就一天解决不了！”

刘闯无言，半晌突然气呼呼地道：“都怪张老！他要跑掉了，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黄立德愣了一下，颓然道：“走到今天这一步，祸根是我自己种下的，谁都怪不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我是后悔了，可如果我回头，代价就是坐牢！你说我怎么办？”

黄立德愣了一下，颓然道：“走到今天这一步，祸根是我自己种下的，谁都怪不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我是后悔了，可如果我回头，代价就是坐牢！你说我怎么办？”

黄立德愣了一下，颓然道：“走到今天这一步，祸根是我自己种下的，谁都怪不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我是后悔了，可如果我回头，代价就是坐牢！你说我怎么办？”

黄立德愣了一下，颓然道：“走到今天这一步，祸根是我自己种下的，谁都怪不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我是后悔了，可如果我回头，代价就是坐牢！你说我怎么办？”

黄立德愣了一下，颓然道：“走到今天这一步，祸根是我自己种下的，谁都怪不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我是后悔了，可如果我回头，代价就是坐牢！你说我怎么办？”

刘闯无言以对。

晚上，保姆在厨房做饭，刘闯从厨房端了两盘菜摆到桌上，晚餐很丰盛。黄立德下楼来到饭桌前，刘闯又从厨房端出一碗面条。

黄立德奇怪道：“今天吃面条？”

“这是一碗长寿面。”刘闯答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哦……”黄立德坐下。

刘闯拿起筷子递给他，微笑着：“要吃光，一点儿不能剩。”

黄立德接过筷子点点头，一口一口地吃面。

刘闯拿起筷子，说：“忆江怀孕了。”

黄立德一惊：“啊？”

“郑岩告诉我的，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

黄立德放下筷子愣了一会儿，突然站起身。

刘闯问：“你要干吗？面还没吃完呢？”

“待会儿再吃。”黄立德离开餐桌下楼。

他回到房间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行李箱开始找东西。

刘闯跟过来，问：“你找什么？”

“我找那块石头！”

“什么石头？”

“忆江送我的那块。”

刘闯恍然道：“哦……我帮你找。”

两个人把所有的旅行箱都打开，翻得乱七八糟，找来找去还是

刘闯先找到了那块翡翠原石。

“快给我！”黄立德迫不及待地抢过来，坐在地上端详着，一脸欣慰。此时，耳边又响起女儿的声音——

“要选个黄道吉日才行，这有讲究的，本来开涨，日子选不对，就变成开跌了！”

“那要等到啥时候？”

“就到你过生日那一天吧！”

在此之前，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万一开跌了，后果自负！”

黄立德把女儿送他的那块翡翠原石拿来作坊，请一位老玉工给解开。老玉工精心剖解着原石，黄立德和刘闯充满了期待。

随着原石慢慢被解开，一块绿料显现出来。

黄立德兴奋地说：“涨了！涨了！”

老玉工也很喜悦，说：“恭喜恭喜，开涨了！水头好像也不错！”

“哦……”黄立德一阵紧张，以为出现了什么重大问题。

原来，文本第二条第七款中出现“这种”二字。美方：“‘这种’必须改为‘该’。”中方：

“女儿……”

黄忆江一怔，慢慢转过身，看到了父亲的面容，情不自禁地叫了声：“爸爸，我又见到你了……”

“爸爸对不起你，爸爸错了……”黄立德一脸愧疚。

“爸爸，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黄忆江上前拉住他的手。

黄立德说：“你会原谅我吗？”

黄忆江点点头，抹去脸上的泪珠，说：“爸爸，来看看你的外孙……”

黄立德连连点头，快步走上前，殷切地看着婴儿车里的孩子，扭头向女儿做了一个手势，说：“忆江，给我抱抱他……”

黄忆江把孩子从婴儿车里抱出来交到父亲怀里。黄立德抱着外孙，满目柔情。黄忆江扭过头泪流满面。

黄立德把孩子轻轻地放回到婴儿车里，掏出一块浓绿的翡翠吉祥如意挂件放到孩子的胸前。

黄忆江擦了擦眼泪转过身，突然看到不远处站着两个正在等待的警察，她一下愣住了：“爸爸……他们……”

黄立德回头看了看两个警察，平静地说：“他们在等我。忆江，爸爸做了错事，就要付出代价。我已经想明白了，我也愿意接受惩罚，不用为我担心。你们好好地生活，等我回来，好不好？”

黄立德拼命地点头，抱住父亲亲泣不成声。

黄立德安慰道：“忆江，好了好了，别哭了，别让人家等得太久。”

黄立德放开父亲，黄立德转身走到两个警察面前，伸出双手，警察又给他戴上手铐，带他上了一辆警车。